

RED
MOON

孙诚——著

红月

繁华都市如一面明镜

映照出草根人生的
迹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RED
MOON

孙诚——著

红
月
盘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月亮/孙诚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550-0915-3

I. ①红…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8344 号

红月亮

作 者	孙 诚	
责任编辑	何 欣 蓝铃松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建省金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12
厂 址	福州市晋安区福光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50 千字	
印 张	27.75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915-3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3
第四章	34
第五章	43
第六章	52
第七章	59
第八章	68
第九章	76
第十章	85
第十一章	93
第十二章	104
第十三章	116
第十四章	129
第十五章	140
第十六章	149
第十七章	160
第十八章	170
第十九章	182
第二十章	194

第二十一章	203
第二十二章	213
第二十三章	223
第二十四章	233
第二十五章	242
第二十六章	252
第二十七章	263
第二十八章	276
第二十九章	287
第三十章	301
第三十一章	313
第三十二章	324
第三十三章	334
第三十四章	344
第三十五章	356
第三十六章	368
第三十七章	378
第三十八章	389
第三十九章	400
第四十章	410
第四十一章	418
第四十二章	428
后 记	436

第一章

/ 1 /

接到大伯打来的急切电话，不明就里的李小军跳上自行车急匆匆地从学校往家里赶。

一路崎岖盘旋，李小军铆足了浑身的力气蹬着车子。挥汗如雨的他不禁暗自嘀咕起来：暑假这才刚刚结束，返校没几天的时间，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情？以往自己半个月就回家一趟，这可是四十多里的山路啊！另外，大伯从来不给自己打电话，即便是有什么急事，那也应该是爸爸打来。难道是堂哥的婚事？还是爸爸为了给自己筹措新学期学费的事情……

焦虑着、猜测着，不觉正午的日头已经偏西。

当满头大汗的李小军一步闯进家门时，眼前的场景还是让他大吃了一惊！屋子里站满了左邻右舍的老老少少，却见爸爸满脸煞白的直挺挺地躺在了堂屋正北放倒的门板上。

“爸——我爸他怎么啦？”李小军一把扑了过去，“爸！你说话，快说话呀！呜呜……”

“小军啊，你爸他……早上收玉米的时候，连人带车翻到了山沟里……没得救了……”大伯哽咽道。

“不是说好等我回来一起收的吗？爸爸——”突然，李小军身子一软，人晕厥了过去。

在农村，以前生活不好的时候，死个人甚至不及一头猪或牛那么金贵，简

简单地收殓一埋就算过去了。如今，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列祖列宗们遗留的“至理法宝”随即发扬光大了起来——搭灵棚、吹唢呐、放鞭炮、勘坟地、披麻戴孝，烧头七、三七、五七……似乎总有讲不完的“礼数”。死了的，双眼一闭，可能高高兴兴地往生轮回去了；可这活着的，就该“脱层皮”了。往往一场丧礼下来，当事人除了身心疲惫悲恸不说，还得想方设法地大把烧票子——这叫作“死者为大，要对得起死者”。

同样，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李小军父亲的丧礼在大伯的操持下，也着实风光了一把。按大伯的话说，这都是为了那个死去的苦命的亲弟弟。大伯如此的尽心尽力，自然换来了村子里不少人的赞叹和嘉许。

明天就是李小军父亲的“五七”祭了。眨眼间，昨日熟悉的音容笑貌，现在却变成了一张冰冷的遗像，静静地、孤独地立在那张贡桌上。

山村的夜晚来得迟，不一会儿，圆圆的月亮就爬上了山坡。但今晚的月亮好特别，红红的，像一块烧得通透的烙铁悬挂在半空。

屋里昏暗得很。李小军没有去开灯，他知道，即便是亮起了灯光，屋里还是孑然一人，而且形单影只得更加清晰明了。此刻，空荡荡的屋里，柔弱昏黄的月光透过窗子洒了进来，笼罩在父亲的遗像和李小军的身上。

独自蜷缩在炕头上的李小军，出神地凝望着窗外的这轮橘红色的月亮：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红月亮吗？为什么会是红色的？它预示着什么？难道这跟爸爸的死有关？

可爸爸已经走了，永远不会回来了！

一阵寒意袭来，李小军打了个激灵。已经好多天了，他害怕这样一个人的孤独的夜晚。但今晚披着一身这样奇特的月光，暖暖的、柔柔的，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李小军索性下炕抱过了爸爸的遗像。他更愿意在这样的月光里，默默地盯着爸爸的遗像，似乎还能听到爸爸那充满寄托的话语，感觉到他那双粗糙且温暖的大手。

然而，止不住的清泪再次模糊了他的视线。

第二天一早上完坟，中午大伯又在自己的家里安排了一顿丰盛的酒宴。客人们的兴致似乎都很高涨，直到日头偏西，酒足饭饱的左邻右舍才恋恋不舍地散去。

大伯两口子把正在灶间收拾碗筷的李小军喊了过来。围着一桌子的杯盘狼

藉，李小军的那个堂哥李贵鑫也醉醺醺地打着饱嗝坐下了。

“小军啊，到今天为止，发付你爸的‘礼数’基本就这些了，剩下的就是后面的周年祭了。”大伯喷着满嘴的烟雾，若有所思地说。

“知道了，大伯。我爸的后事多亏了您给张罗着，要不然我什么都不懂。”李小军感激地说。

“是啊，现在这年头，不管谁家的条件如何，对待这些事情都是这个样子啊！”大伯的口气突然变得愈发坚定起来，“哪怕就是借钱，也要风风光光地对得起死去的人啊！”

“大伯，我其实有句话一直不敢问您……”

“嗯？在家里，有什么不好说的？”一旁的大婶开了腔。

“就是，才上了几天学，就变得文绉绉的了，切！”堂哥瞥了李小军一眼，不屑地说。

大伯扭脸冲儿子一瞪眼：“一边去！”

“大伯，我爸的丧事，要花很多钱吧？”李小军轻声试探着问道。

“是啊，”大伯点点头，又给老伴递了个眼神儿，“特别是像我们家这样的排场。”

大婶会意地站起身，进到里屋小心地拿出了一个小木匣：“小军啊，都在这里了，你看看吧！”

李小军站起身来，恭敬地接过了那个小木匣。打开匣子，里面除了有几张像是收据的东西外，还有一本记满密密麻麻数字的账本——

白蜡200元

白布500元

香纸1200元

贡品3000元

……

最后的一项就是今天中午的这顿酒席款800元。前后的各项费用总计39800元。

“嗡！”李小军的大脑一片空白。

“就是这些，小军，坐下吧，我还有话要说。”大伯叹了口气，“唉！忙过你爸这个事儿，眼看着你哥的婚期就要到了。”

李小军看了看堂哥，不知如何是好。

“小军啊，看看你们家这日子过的。早些年，那个不要脸的婆娘撇下你们爷俩儿跟人跑了。”大婶拍着自己的大腿，情绪有些激动了起来，“你爸拉扯你、供你上学多不容易啊！没福哇，偏偏又出了这场意外！”

李小军的鼻子一酸，禁不住抽泣了起来：“大伯、大婶，这……这些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的。”

“还钱？你说得倒轻松，你拿什么还？”堂哥李贵鑫耷拉着脸反问道。

“不用你多嘴！”大伯喝断了儿子的话，“跟你弟弟怎么说话？”

大婶却有些不愿意了，冲老汉嚷了起来：“怎么了，事实都摆在这里了，你还要他怎么说？”

“大婶，我可以出去打工，这些钱无论如何我是要还的！”李小军擦了擦眼泪，一本正经地说。

“小军啊，”大伯摇摇头，有些无奈的样子说，“你爸不在了，又没给你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我看你这学就别上了。前天，我去了趟学校，把你的情况跟学校说清楚了。最后，他们答应说，如果你今年退学了，明年照样可以给你个高中文凭的。”

“是吗？”泪水又开始在李小军的眼窝里打起了旋儿，“我……”

“唉！没办法呀，我们庄户人家又能怎么办？处处用钱啊！”大伯还在摇头叹息着。

“爸！谁说我没给小军留下什么，那不是还有栋房子吗？怎么说也值个万八千的吧！”堂哥李贵鑫理直气壮地说。

“就是啊，我们想开个油坊正愁没地儿呢，反正小军要外出打工，干脆让我们用算了。正好可以抵抵这些账！”一种兴奋的异样的光亮在大婶的眸子里闪过。

“那小军的意思呢？”大伯捏着烟屁股，盯着李小军问。

李小军抬头看了看大家，刹那间，他似乎明白了眼前的一切。他刚要开口，却被大伯的话截了回去——

“好了，这也是个没办法的办法。小军，你先回去歇歇吧，不急，过两天再说……再说吧。”大伯有些尴尬、无趣地嘟哝道。

初秋的晚风有了些许的凉意，一抹斜阳正散发着无奈的余晖。走出大伯家，李小军的脚步愈发沉重起来。原以为父亲没了，大伯家就是自己唯一的亲人了。大伯在主持料理父亲丧事期间所表现出的尽心尽力、一丝不苟，

竟然全都是虚情假意、有所图谋的。不管那一笔笔的账目真实与否，原来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个圈套！可事已至此，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自己该怎么办呢？

贫困特殊的家庭，不代表没有幸福的生活和崇高的理想。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所以节衣缩食、再苦再累也要供自己上学读书。那些曾经跟父亲一起度过的艰辛、叛逆、冲突和幸福的美好时光又浮现在李小军的脑海。可这一切转眼都化为乌有，而且自己即将沦落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

猛一抬头，李小军却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父亲的坟前。

“爸？爸爸，你回来啊——”再也无法抑制的李小军，一头扑倒在坟前号啕大哭了起来。

月光惨白，已被突兀的山脊逼得向浩瀚的天宇渐渐远去。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悲怆迸出年轻的胸膛，久久回荡在这个空旷的山谷之中。

/ 2 /

跟大伯签订卖房协议的当天，李小军竟还意外地得到了大伯赞助的八百元钱，说是给他外出打工路上用的。当然，这个钱也记录在那个协议中了。

去哪里好呢？自己能干什么呢？

李小军给自己规划了很多方案，可最终又被自己一一推翻了。陷入困顿迷惘的他，最后心一横——管他呢！要走就走远点，要去就到大城市。我已经是十七八的大小伙子了，只要能早点赚够钱，还上大伯家的账，要回自己的房子，我什么不能干？！

繁华的都市、林立的大厦，拥挤的车流如同蚂蚁搬家。人头攒动，行色匆匆，振聋发聩的嘈杂使李小军有些喘不过气来。第一次无助地、孤零零地站在这样陌生的大城市，面前的路有很多，可自己到底该往哪里去呢？

当李小军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城市的时候，这个城市也在用同样的目光回应着他。青春帅气，这是上天的公平；但对于一个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孩子，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融入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他尝试着去了几家宾馆、酒店和发廊，可均无例外地被拒之门外。

圆圆的月亮又升了起来，朦胧的月色显得有些暗淡和柔弱。可在这样霓虹闪烁的城市里，人们早已不再需要月光，更少有人会注意到它的存在了。

拖着疲惫的脚步和行李，李小军好不容易找了间小地下室旅馆，终于可以躺下来歇歇脚了。可刚靠着枕头，他竟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不知道睡了多久，肚子一阵“咕噜”乱叫，李小军醒了过来。此时，黑暗低矮的房间里已是伸手不见五指，他摸索着找到了墙上的开关。微弱的灯光亮了起来，李小军揉了揉眼睛和酸胀的双腿，肚子却叫得更欢了。

来到大街上，不远处就有一家小商店。他快速跑了过去，挑了几桶最便宜的方便面带了回来。这种面虽然司空见惯，可对于李小军来说也算是奢侈品了。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无论学校食堂的饭菜有多难吃，李小军也绝不会花钱买这个的。因为方便面的味道再好，也永远填不饱肚子。

李小军的确是饿坏了，竟然一口气吃了两桶面。俗话说：“吃饱了不想家。”可家，自己的家又在哪里呢？李小军翻身打开了行李包，取出爸爸的遗像擦了又擦，不觉热泪盈眶：“爸爸，我们现在可以天天在一起了。还记得吗？我答应过你，要让你进城过好日子的。你看，现在我们终于进城了，而且是很大的城市……”

抱着爸爸的遗像，噙着清凉的泪水，李小军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举目无亲的李小军，身处在这样繁华的都市，不用几天就濒临流浪乞讨的境地了。他已经意识到了这点，所以不管怎样，只要能有个安身之处，就是再苦再累的活儿也要干。

这天，临近中午了，李小军有气无力地来到了一个新建楼盘的工地上。远远地看到工人们三三两两地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着，诱人的饭香牵着李小军不由自主地凑了过去。

“喂！你是傻子吗？”一个皮肤黝黑、咧着一嘴白牙的年轻小工人冲李小军喊道。

众人循声望去，这令李小军更加窘迫了起来。

“喂，喂！说你呢，聋子吗？”那个像黑猴似的小工人又喊。

“我……我是来这里找工作的！”李小军吞吐道。

“嘿！就你这小胳膊小腿的还来这里找工作？成年了吗？”小工人又问。

“哈哈！猴崽子，你的毛还没有长齐呢，就笑话别人？”众人戏谑着那个像猴子似的小工人。

“就是，你也不见得有我大呢！”李小军反驳道。

“嗨！很来劲是吧！”小工人放下碗筷，不服气地站了起来，“敢跟我试试比比吗？”

这个小工人比李小军略高点儿，但小胳膊小腿上全是结实的肉疙瘩。

“比什么？”李小军问。

小工人左右一瞥，看到了旁边摞着的一堆水泥包：“就这个，你扛得动吗？”

“……”李小军心里还真是没底了。

小工人二话不说，一猫腰，轻松地扛起了一包水泥，回头冲李小军喊：“来，你试试！”

李小军牙一咬，豁出去了！

五十公斤的水泥，翻动一下都很吃力了，别说是扛起来了。一不留神，李小军的腿一软，那包水泥重重地把他压在了底下。

众人一惊，撂下碗筷，慌忙把他扶了起来。此时的李小军，眼前金星乱窜，豆大的汗珠子从脸上滚了下来。

“来，来！先喝口水。”有个年纪大些的工人递过来一杯水。

李小军猛灌了两口水，汗水还是不断地冒了出来。

“是不是饿了？”那个年纪大些的人又问。

李小军不好意思地点头：“嗯，我……我快一天没吃东西了。”

“哦，宝钢！快去给他盛些饭来！这是饿虚脱了。”这人冲那个小工人喊道。

于是，小工人撒丫子跑去了伙房。

/ 3 /

那个年纪大些的工人是工头，在他的竭力引荐下，李小军勉强留在了工地上，负责协助伙房的老师傅做饭和干一些勤杂活儿。因为工作强度不大，所以工资报酬很低，更谈不上什么签订劳动合同之类的了。住宿的条件很差，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小工棚里，臭烘烘的，就连翻个身都有些困难。可对于李小军来说，这些都无所谓，有免费的吃住，还能挣到钱，已经心满意足了。

人的本质和天性是学不来也藏不住的。李小军本来就是优秀勤奋的学

生，为人本分诚恳，做事认真周到。时间久了，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特别是知道了他那些坎坷交困的身世后，更是对他关爱有加，谁都不会为难他。

黑小伙名叫魏宝钢，外号果真就叫“猴子”，比李小军大一岁。那个替李小军说话的工头是他街坊的一个叔叔，魏宝钢是跟他一起进城来打工的。年龄的相近，加上魏宝钢为人机灵爽快，很快就成了李小军的好朋友。另外，看在他叔叔的份上，李小军自然跟他走得很近。魏宝钢力气大，胃口也大，所以晚上李小军做饭的时候总会给他多留出一些来。时间久了，魏宝钢也很是感激。

白天的建筑工地总是机器轰鸣、忙忙碌碌的。可一旦到了晚上，所有的人都成了闲人。正规的建筑公司一般都有夜校授课，让建筑工人们学习一些施工技能或安全生产方面的知识。但这个工地上没有，所以好玩儿的人便打打扑克、下下象棋；爱吹牛的，就编编自己的“辉煌史”，时不时还会“插播”上个“荤段子”。可无聊总归是无聊，哈哈一笑后，还是无聊。

这个工地周围有个技工学校，晚上有夜校班，结业后还颁发职业资格证书和正规的学历证书。做饭的老师傅建议李小军不妨去试试，将来也好有个长远的谋生出路。一席话，不禁让李小军的心头热了起来。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技能的渴望，李小军毫不犹豫地去报了名。权衡再三，他选择了汽车驾驶员的培训。他设想着，将来无论是自己开还是跑出租，这项技能是最实用的。

李小军本想让魏宝钢一起报名，可魏宝钢认为：干吗要花那个冤枉钱？人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活着，什么来钱快就干什么。

李小军算是铁定了心，他几乎交上了自己全部的积蓄，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培训中。

最近几天，李小军注意到魏宝钢有些异样。一到了晚上魏宝钢就把自己捋饬得干干净净，有时晚饭也不吃就出去了，大半夜才回来，总是神神秘秘的。

午饭的时间，李小军得了个空闲问魏宝钢：“最近晚上总是一个人出去干吗？是不是做坏事去了？”

魏宝钢吓了一跳，左右看了看：“你少胡说八道，我干的都是正事儿！”

“那还用得着偷偷摸摸吗？”

“我哪有？我是去见朋友，你懂啥？”

“哦？是去约会吧！哈哈……”李小军笑了起来。

“你小点声！等有机会我跟你慢慢再说。”

魏宝钢示意李小军不要再问了。看他如此认真，李小军也就不便多问了。

李小军学车学得很顺利，已经开始上路实习了。这晚，李小军照常跟教练一起上路夜跑。当车子经过一个闹市口时，马路对面突然窜出来几个人，追逐打斗得异常激烈，引起路人的一阵骚动。李小军紧急避让，将车停了下来。

李小军跟教练下了车。眼前好像是三个彪悍的青年在打一个瘦小的人。不对！分明是那个瘦小的在打那三个。突然，李小军发现那个瘦小的人竟然是魏宝钢！

只见魏宝钢一脚踹翻了一个，又一把薅住一个人的头发用膝盖将他顶翻在地；另一个刚要伸手，却被魏宝钢反锁住了手腕，痛得“嗷嗷”大叫。

“宝钢！”李小军飞奔了过去，“快住手！别闹出大事来！”

魏宝钢一怔，松开了那个人的手：“妈的！饶你不死，快滚吧！”

三个被打惨了的青年，龇牙咧嘴地爬了起来。其中一个回头指着魏宝钢叫嚣道：“好你个臭猴子，你等着，我他妈非找人砸死你不可！”

“不服是吗？”魏宝钢挥拳作势还要打的样子，三个人吓得一溜烟儿全撒丫子了，引来众人的一阵嬉笑。

“哈哈！熊包！大爷我等着呐，回家找你妈去吧！”魏宝钢叉着腰、扯着嗓子不解气地喊道。

无奈，李小军只好让教练先行离开。

一弯残月如钩，羞怯地隐在了刺眼的路灯里。往回走的路上，李小军好奇地询问起了魏宝钢。

“那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打你？”此话一出，李小军也觉着别扭，“不管谁打谁，为什么打架？”

“看，这是什么？”魏宝钢掏出一叠厚厚的钞票，乐呵呵地说。

“你……哪来这么多钱？”

“赢的！”魏宝钢悄声附耳道。

“你去赌博？！”李小军惊诧地盯着他问。

“嘿嘿，”魏宝钢得意地笑了笑，“凭本事吃饭，那三个熊包不认账，联

手想黑我，老子可不是吃素的！”

李小军惊愕地看着他：“原来最近你一直在干这个啊！难道你叔叔不知道，不管你吗？”

“切！我用得着他管？他就知道出大力！给那点钱管个屁用！”魏宝钢不屑地说。

李小军没有说话，只是抬头看了看头顶的那弯残月，正跟随着他均匀的步伐前行。

又默默地前行了一段，魏宝钢有些沉不住气了。他一把拉住李小军，抽出几张钞票塞到了他的手里：“我知道这样不好，怎么，你真生气了？”

“拿开！我有手有脚的，不要这样的钱。”李小军把钱又塞了回去。

“好，好，你清高，有理想，别脏了你的手。”魏宝钢讪讪地收起钱，漫不经心地说，“你我的命不一样，我早说过，钱是个好东西，谁不是为了钱呢？这么大的城市，到处都是钱！我就是来发大财的。好，你不要，那就光等着饿肚子吧！”

一听这话，李小军似乎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委屈，更加沉默无语了。魏宝钢见状，索性把手搭在了李小军的肩膀上，得意地吹起了口哨。

/ 4 /

临近年关了，工地上的建筑工程也结束了。大家终于在焦急的期盼中拿到了自己全部的血汗钱，虽然李小军那份少得可怜。可无论如何，最后的这顿“散伙酒”大家一定是要吃的。李小军也要凑个份子，却让魏宝钢提前给垫上了。

大家出门在外一年，最后能拿上自己的血汗钱回家过个年，简直开心得要死。所有的憧憬、所有的喜悦、所有的承诺，都在这酣畅的碰杯声中得到了解脱和释放。

李小军却更加沉默了：我该去哪里？即使有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家，可那还是自己的家吗？我还能回得去吗？

魏宝钢看出了李小军的心事，便把他叫到了门外。

“我知道你没地儿去，愿意的话，跟我回家过年吧！”

李小军摇了摇头：“不了，谢谢你！我没事儿。”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再说过年不就是图个人多热闹嘛！”魏宝钢说。

“其实……真要那样的话，我反而会更不好受。不了，反正家里家外就我一个人，落个清静，我习惯了。”

“还真是个犟骨头！想过吗？我们这次散伙还不知道哪天能再次见面，你一个人有什么打算？”

“我想等等我的驾照，应该很快就要下来了。看看再说吧。”

魏宝钢点了点头，忽然掏出一个崭新的手机递给了李小军：“拿着吧，给你的。”

“这……这怎么可以！我用不着……我……我没有要联系的人。”李小军慌忙把手机推了回去。

“说你傻吧，有啥事儿还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嘛！这个很便宜，低档货，用我的工钱买的。”

“……”

“嗨！就算交个朋友嘛，等以后有了钱再还我还不成吗？这么认真？”魏宝钢又把手机放到了李小军的手里。

李小军激动得眼泪差点掉下来：“猴子，不，宝钢，你人其实挺好的，谢谢你！”

“干吗？干吗？像个娘们儿似的，可千万别说喜欢上了我，不然我转身就走！”魏宝钢一脸的严肃。

“扯淡！你个臭猴子，走！我们再去喝两杯，看我怎么灌倒你！”说着，李小军拉着魏宝钢就走。

“哈哈，好！一醉方休！祝我们来年发大财！”

魏宝钢兴奋地搂着李小军的肩膀重新回到了席间。

李小军只好回到那个刚进城时住过的小旅馆。作为唯一的旅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李小军住上了所谓的最好的房间，且价格极其便宜。

除夕夜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催得人一阵阵的心慌。桌子上，父亲的遗像前已摆满了好多从超市里买来的食品。李小军添了满满两杯酒，端了起来。

“爸，过年了，还是我们两个，但今天这是在大城市里，你高兴吗？”李小军俯身浇到地上一杯，然后一口气灌下了另一杯。

“爸，我能挣钱了，我以前答应过你，等我挣了钱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唰唰”地滚落了下来。

“爸！我给你磕头了……你看到了吗……呜呜……”

漫天的礼花，映衬在浩渺的夜空中，淹没了这方斗室里的声声悲泣。